

# 郭店《老子》對文中一些 方法論問題<sup>①</sup>

〔美〕羅 浩

## 前 言

在中國，對早期中國思想的傳統假定的質疑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最早至少可追溯到十七世紀末的漢學運動。二十世紀在顧頡剛、郭沫若與錢穆等學術巨人的領導下，這一運動獲得了新的意義。然而，儘管這些運動很重要，二十五年前馬王堆古籍的發現為更好了解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開啓了令人激動的新時代，在這一時代裏不斷有着古籍的新發現，似乎幾乎每年都聽到過。今天我們在這次會議上要討論的湖北省郭店楚墓竹簡的最新發現有可能同馬王堆帛書的發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尤其對了解被稱之為道家與儒家這兩大傳統的歷史與哲學淵源以及它們早期的發展狀況。

如果我們想最大化地利用郭店新發現給我們帶來的機會去重新評價中國古代思想，我們必須根據這些新發現繼續批評傳統假

---

<sup>①</sup> 本文是作者為出席1998年5月美國達慕思大學“郭店《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編者

定，以至要把所有的傳統假定都拿來討論。爲了有效地取得對此徹底的重估，我們必須用嚴謹的、系統的方式進行。在西方，從不同的學科，其中特別是古典研究、《聖經》研究與宗教研究中發展起來的一系列相關的方法論可能大大有助於嚴謹、系統地審查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古籍發現。今天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下我認爲對研究郭店《老子》竹簡意義最爲相關的其中四種方法的概要。我把他們安排在四個標題下討論：文本研究方法，文學研究方法，哲學研究方法與宗教研究方法。在討論每種方法時，我將對術語給予詳細的界定並提供與研究《老子》相關的例子。

## 文本研究方法

在研究郭店老子簡文時，我們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這些簡文是否屬於傳世或通行的八十一章《老子》文本的一種版本？還是這些簡文自身就是獨立的文本，或者甚至說是三種互不相關的文本？西方文本研究方法會大大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決。

在我的分析看來，有兩種同文本校勘與分析緊密相關的研究方法：文本歷史研究與文本批評研究。文本歷史研究包括研究文本的傳播、流變，確定文本的真偽、歸屬以及研究在中國傳統上歸圖書版本學、目錄學與書林名目下的各種書目編製及圖書製作等。文本批評研究從文本歷史研究中獲取有關材料，利用它來確立一種與某一著作的作者最初文本盡可能接近的校訂本。這包括兩個過程：1. 認真審讀由文本歷史研究過程中所收集到的所有重要抄本或版本的異文，分析這些異文出現的內在規則，製作一份可用來確定這些異文中哪一種從邏輯上最有可能屬於作者原文的系譜圖（拉丁文專有名詞爲 *stemma codicum*）；2. 修訂那些邏輯上根據系譜圖不能確定的異文。這次會議上來了三位文本批評

研究方面的杰出專家：譚樸森（Paul Thompson）、鮑則岳（William Boltz）和瓦格納（Rudolph Wagner），韓祿伯（Henricks）教授與我對此領域也頗為熟悉。這些密切相關的方法可以給我們提供對分析郭店楚簡很有價值的術語的界定。

文本是一種由一位作者或多位作者創造的獨特的總合體及思想的表達。從創作時到現在這一時刻的傳播過程中，由於後來抄寫者與編輯者的作用，一種文本會變成不同的獨立的狀態，每種狀態都包含其獨立的文字上的差異。文本不同狀態所寄託的有形的外表，術語上稱之為“記錄”，這些記錄構成文本的抄本與版本。因此，我們可以說老子文本有四部叢刊版或四部備要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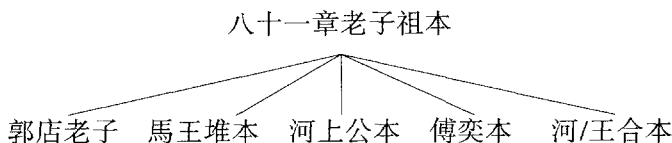
莫基本是文本的一種奠基狀態，它經過某些編輯上的修改，結果導致文本格式或組織上的改變。莫基本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持續許多代的版抄本是以此為基礎的。我把包含奠基狀態的第一份抄本稱之為“首纂本”；在許多情況下，這一首纂本已經丟失。有了這些定義，我們就可以說老子有一些不同的莫基本：馬王堆甲、乙本；Boltz 和 Wagner 教授已令人信服地證明認為並非原貌的王弼本；可能已永遠丟失的河上公本；署名王弼的河上公/王弼合併本；傅奕本；想爾本，這些莫基本中大多數有不同的抄本與版本。

學者們也經常談及“通行文本”（received text），而通常用錯了術語，因為他們沒有遵循上述有關文本與版抄本的區別。英文“received text”指的是現存的文本莫基本的總數。比如說，在馬王堆帛書發現之前很可能祇有四種莫基本：署名王弼的河上公/王弼合併本；河上公本；傅奕本及想爾本。現在把馬王堆的莫基本加上去我們可以說“傳世本”（我更喜歡用 received tradition 這個詞而不是 received text 這個詞）包含五種莫基本。這次會議上我們要探討的問題之一是：郭店《老子》簡文是否可以真正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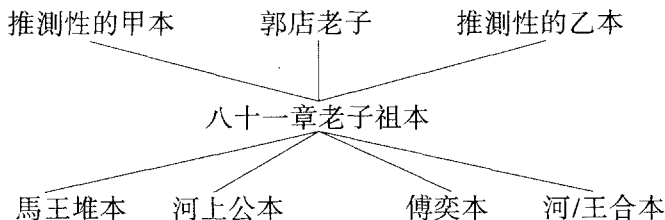
《老子》文本的第六種莫基本。

根據我的觀察，傳世《老子》與郭店《老子》對文之間有三種可能的關係。我用三種模型來表示：一、輯選模型。二、來源模型。三、並行文本模型。（參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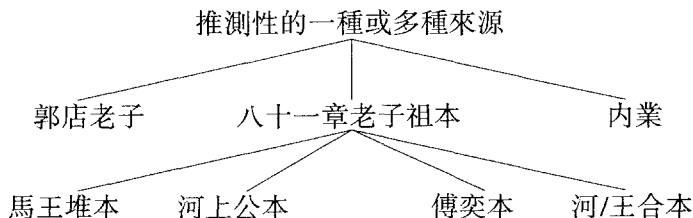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郭店老子對文是老子祖本的輯選，因此稱之為“輯選”模型。

模型二：郭店老子對文是祖本老子的來源之一，因此稱之為“來源”模型。

模型三：郭店老子對文自身構成一種獨立的文本，同祖本老子及如從我自己研究中發現的管子內業篇等類似作品一樣來自更早的一種或多種原始材料，因此稱之

為“並行文本”模型。

這些簡圖給我們提出了甚麼纔構成真正文本這個問題。在模型一中，郭店《老子》對文自身未能構成獨立的文本，它祇是原始《老子》的特殊刪節本。在模型二、模型三中，郭店楚簡的確構成獨立的文本而不是原始《老子》的莫基本，修纂本或者抄本。我們稱之為獨立的文本，因為它滿足了上述關於文本的最基本定義：“文本是一種由一位作者或多位作者創造的獨特的總合體及思想的表達。”儘管它包含有現存《老子》對應的文句，郭店楚簡顯示其獨特的版式及組織形式。因此對應文句的出現自身並不表明郭店竹簡文句一定來源於《老子》，也不表明郭店簡文抄寫時一定流傳一種名叫《老子》的文本。郭店簡文很可能是獨立的文本或者說是三種獨立的文本，這些文本中有些材料後來被抄寫進我們所知的《老子》當中。

另外，有不少理由可以認為刻有《老子》對文的三網竹簡甚至不是源出一處。首先，我們有外部證據：每根竹簡長短不一，各網的每根竹簡所刻的字數不同，並且三網竹簡當中抄寫的字體也不同。其次，我們從文本本身可找出強有力的證據。如，稍稍比較一下同現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下半段對應的甲網和丙網的韻文，我們得出明顯的結論：該兩網簡文不可能互相抄襲，他們也不可能源出一處。在總共幾十個字的簡文中，至少有三十三處異文。這表明甲網和丙網的編寫者不可能互相抄襲對方，也不可能源出與它們時代相近的共同原始文本。它們的共同原始文本一定是比它們早好幾代，從文本上說是它們的“曾曾祖母”而不是“母親”。

這一點發現有一系列的重要性。首先，這表明甲網與丙網不太可能是分別來之於同一完整文本。它們似乎代表兩種獨立的文

本，由兩位不同作者抄自兩種不同的文本來源。另外的重要性同郭店《老子》對文所屬的文體有關。現在我想談談文學研究方法這方面內容。

## 文學研究方法

在過去半個世紀，《聖經》文本研究，特別是《新約》文本研究的學者一直使用文學批評方法以便獲取有關某種文本可能在何種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知識。最近，在分析中國早期典籍時 Bill Boltz, Victor Mair 和 Bruce Brooks 有意無意地使用這些方法，而 Michael LaFargue 則直接了當地使用這些方法。

《聖經》研究的學者們把與這些方法論密切相關的三個方面稱之為文體研究，編纂者思想背景研究及撰寫手法研究。文體研究分析口頭及早期書面傳統所採用的標準文體或形式（如故事、箴言、歌體、詩體等），以便把每種文體放在其原先特定的具體生活環境之下解釋。編纂者思想背景研究試圖找出把不同文體編纂成我們現在熟悉的文本的編纂者所持的神學或思想觀點。撰寫手法研究考察某一傳統早期編纂者所採用的文學技巧以及他們如何安排和收集所繼承的材料使其變成統一的作品。第四種叫作敘述體研究，它分析敘述體中所使用的文學手法，它通常與其它方法一起使用。由於在老子簡文中沒有敘述體——實際上這是《老子》區別於特別像《莊子》、《淮南子》之類文本的主要特徵之一。就郭店《老子》簡文而言，文體研究方法會使我們把重心放在文本的獨立單元上，在竹簡上許多單元被深色的方形符號分開。同現行本《老子》中的對文一樣，許多單元似乎含有音部有時完全押韻的詩體。一個絕好的例子是在乙綱中那些據稱出之於“建言”的詩行同樣出現在現行本老子的四十一章裏，文體分析

方法是把單元的詩體當作研究對象，暗示這些單元表明早些時候存在着一個口頭傳統，其思想的記憶與傳播通過詩歌的形式更方便地得以實現。的確，如果來源模型或者並行模型是正確的話，那麼要對郭店老子簡文做系統的文本分析，我們應該特別注意詩體中的獨立單元。

編纂者思想背景與撰寫手法研究使我們注意尋找這些獨立單元的詩文在郭店被收集編成三綱《老子》對文時編纂者思想觀點方面的證據。每段對文的意思是甚麼？把這些段落放在簡文中（或許刪去現行本《老子》中出現的其它段落）這種作法的背後有沒有合理的根據？這些段落在三綱竹簡中所處的位置是否是編纂者有意的安排？每綱簡文是否表達一種主導性的哲學觀點？如果是的話，三綱簡文表達同一種哲學觀點還是三種不同的哲學觀點？初步研究郭店《老子》簡文後，我認爲是可以給這些問題提供一種明確的答案。我將很有興趣地知道我的同事們是否也是這麼想。

現在談談同文體研究相關的最後一個因素，即分析《老子》文句中不同單元詩體裏具有詩歌特點的因素，並與大約同時代的作品做比較。在剛發表不久的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裏，密執根語言學家 William Baxter 分析了《老子》書中韻律及其它修辭特徵，認爲它與四種現行作品具有同樣特徵，即《內業》與《管子》中三篇討論心術的作品（應指《心術上》、《心術下》與《白心》。——編者）。他暗示這五篇作品同屬一種明顯口頭化的哲理詩，內中幾乎看不出單個作者創作成分的文學體材，這些必須一起加以研究：

“當然，這些《管子》作品與馬王堆作品未能達到經典的地位，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它們遠不如《老子》重要。可是這些文本的編輯者不可能預知《老子》最終能獲此殊榮。如果我們想弄清

《老子》所代表的該種文體的早期歷史，《老子》以外的其它作品可能會和《老子》一樣有用。”

我自己對《內業》的研究使我得出同樣的結論，即：《內業》與《老子》代表一種含有道家哲學內容，近似於詩歌的獨特文學體材。每一作品代表不同單元詩體的一種獨特組合，這些詩體很可能以這種單元的形式在口頭上流傳很長一段時間，最後被集合抄寫下來。我對郭店《老子》簡文的假設是：每網竹簡代表對這些獨立單元韻文的一種獨特組合，所有這些單元韻文後來也集合到《老子》書中。因此我認為第三種模型或者說並行模型為理解郭店《老子》簡文與現行本《老子》之間的關係提供最為準確的模式。

### 哲學研究方法

當然，先存在着大量的通過口頭形式流傳的哲學詩，後被集合成像三網竹簡《老子》對文，《老子》和《內業》等作品的這種假設給我們提出誰可能傳播這些單元韻文這一問題。我對哲理詩存在這一假設的基本理由是：在早期歷史上很可能存在着以道家哲學為中心的師徒嫡系。可是如果接受——實際上現在已經接受——這樣的結論，即：老子並非歷史人物，《老子》文本以及老聃為其作者的傳說直到公元前三世紀才出現，那麼道家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通過對戰國後期與漢初可歸類於道家的一系列作品的研究，我提出三個一般性範疇來組織我們歸類為道家的明確的哲學思想。它們為：宇宙論，即基於道作為宇宙主導性統一力量的宇宙觀；自我修煉，即通過排除大腦中的雜念直到達到極度寧靜狀態這一過程最終得道；政治思想，即把這種宇宙觀與自我修煉方法運用於統治國家的問題上。根據這三種一般性哲學範



疇，我們可以把幸存的早期道家作品分成下列三種一般性的哲學形態，它們具有共同的宇宙觀和自我修煉方法，可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不一致（劉笑敢也間接表明存在着後兩種哲學傾向）。即：

個人主義傾向：以《內業》和《莊子》內篇為代表；

原始主義傾向：以《老子》和《莊子》第八——十一篇（前三分之一）及十六篇為代表；

調和主義傾向：以許多不同文本為代表，包括莊子十二——十四篇的大部分，十五篇、三十三篇，管子《心術上》、《心術下》、《白心》，《經法》，《淮南子》等。

當司馬遷在著名的六家之論中界定道家時，他似乎在談上述最後一種類型。在《淮南子》產生之前的那個世紀以後祇有調和主義仍然代表着道家。

採用這三種類型來組織道家作品可避免使用傳統標籤所帶來的混亂。兩個最重要的傳統標籤是老莊和黃老。這兩種標籤都受到西方學術界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是後代人加上去的標籤，幾乎沒有歷史事實根據。有關三種哲學類型的最為引人入勝的問題之一是：上述組織文本的方式當然祇是一種探討，可是有沒有真出現過與此三種哲學類型相對應的嫡系或學派？明顯可歸入原始主義範疇的郭店《老子》簡文或許能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 宗教研究方法

西方宗教批評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重視研究通過不同宗教實踐方法所達到的特殊意識和心理狀態。在威廉·詹姆士的奠基作《宗教體驗的多樣性》中，首先對此心理現象進行研究，在他的引導下該項研究在西方一直在神秘體驗比較研究名下進行，它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早期道家思想和它可能所處的歷史背景會有

很大的幫助。上面提起的道家早期作品的三種哲學範疇之一是我修煉。這種修煉主要通過練氣或打坐的方法有系統地達到極其寧靜和空玄的狀態。這種深沉的狀態在認知上產生對宇宙本質的洞察，我認為這種洞察包含在我們稱之為道家的獨特宇宙觀裏。對練氣打坐的認識在中國有很長一段歷史，現存最古老的見證似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行氣玉佩銘》。從我對《內業》的理解，這種神秘主義的實踐——我稱之為內修——是其 26 段韻文的中心內容。我認為在所有早期道家作品都可找到證據，甚至包括那些政治色彩濃厚的作品。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郭店《老子》對文，甲乙網中有九段韻文跟內修理論有關。比如，甲網十三章（今《老子》十六章）提倡致虛與守中。甲十五章（今《老子》五十六章）展現除去感一知覺很可能還有思想與情感的密傳教義結果達到玄同。這些方法可以在很多與練氣打坐有關的文化裏找到。甲網第十七章（今《老子》五十五章）談及練氣並把內在力量（德）同嬰孩也具有的重要本質（精）聯在一塊。《內業》也把德與精聯在一塊。還有，這段韻文暗示長生是達到這種狀態的結果。這種結果在甲十八（今《老子》四十四章）和乙一（今《老子》五十九章）中談及。乙一中建議唯畜是以蚤，同《呂氏春秋》的《情慾篇》相呼應。這些與其它方面的關聯——如甲十二（今《老子》五章）風箱類比的重現，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很有說服力地說明它同馬王堆和張家山發現的服食作品中的練氣有關——表明內修這種神秘主義實踐同 Harper 教授所指的方術文學在許多方面有重大相同之處。近些年來 Harper 教授同李零對此有深入的研究。這進一步表明甲乙網郭店老子對文的編纂者也把這種神秘主義的實踐當成他們自身哲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我們假定出現過一個或多個密切相關的師徒嫡

系，他們的成員參與編寫獨立單元韻文，這些獨立單元韻文後來被吸收進《老子》、《內業》、郭店《老子》對文中，那麼我認為內修這些宗教實踐是他們教義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他們區別其他團體的一個重要特徵。

聽到這兒，有的學者可能擔心我把令人崇敬的老子哲學同宗教實踐相提並論會一定程度上貶低老子哲學的地位。我的回答是，把通過宗教實踐而達到的極深的意識狀態容進哲學的討論範圍剛好相反，一點也不貶低哲學的地位。事實上，為甚麼對哲學的討論應限於我們普通認知認識得到的範圍？持此看法者表明他抱着近代西方哲學的偏見，不管這種偏見是來自於笛卡爾、康德還是艾爾。在分析多種多樣的人類體驗時，討論這些神秘主義狀態以及這種狀態所帶來的對世界的認識，一點也不喪失其科學性。因此，如果把老子哲學中的有些重要方面歸類於“宗教思想”，這一點也無損其價值和意義。

以後幾天我們會有很多機會討論這些我提到的問題和許多我没有提到的問題。我希望我對來自於西方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方法的介紹能使我們開始探討這些極其重要的郭店文本發現的性質和意義。

**作者簡介** 羅浩 (Havold D. Roth)，美國人，1949 年出生，現為美國布朗大學宗教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淮南子，歷代版本研究》等。